

■ 皇家马德兴 |

## 百年俱乐部 折戟沉沙



《体坛周报》  
副总编辑  
体坛网总编辑  
马德兴

吵了半天将开赛的2020中超联赛至今依然还是没有等来开赛的确切消息与时间表,和以往一样,各种小道消息、传言满天飞。但这并不妨碍中超联赛最终还是会开打,只不过时间方面无人可以给出一个肯定的说法,毕竟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方似乎都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小环境与氛围。不过,在等待中超开赛的过程中,从山东鲁能俱乐部传出消息,一心想打造“百年俱乐部”的他们在昨天(6月30日)与济南当地政府签署了转让协议,说好的“百年俱乐部”不知道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又能够持续多久。

记得差不多一个多月之前,记者曾写过一篇关于百年俱乐部的稿子,当时应该是拥有辉煌历史的辽宁足球俱乐部正式被中国足协排除在外,宣告彻底解散。这是一个令人心疼的消息。时隔一个多月之后,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与济南市人民政府签订鲁能体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这意味着已经拥有22年历史的鲁能泰山俱乐部迎来巨变,当然,没有人希望这次变更会影响到鲁能俱乐部的发展,而且这次变更本身也是顺应当下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是,从年初那么多的中小俱乐部宣布退出或者破产,到现在连鲁能这样相对稳定的大球会都进行重组,或者到了中国足球职业化发展重新思考的时候了。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即便是现在,中国职业足坛一直是国企与私企背景俱乐部之间的较量,甚至更多的时候希望国企能够退出,让私企全面主导。这种设想与愿望或许不错,但就现实而言,在中国职业足球短短的不到30年的发展历程中,相对而言最为稳定的俱乐部,恰恰是那些国企为背景的俱乐部。相反,在已经消失了的200多家俱乐部中,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超过95%以上,都是以私企为背景的俱乐部。为何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无论如何,国企相对而言所受到的制约要大于私企。

在中国职业足球短暂的进程中,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但凡闹腾出大动静的,几乎无一例外全部都是私企为背景的俱乐部。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敢于“烧钱”、敢于“砸钱”,基本都是私企,而且几乎是毫无理性可言。一旦没钱了,退出便成为了接下来的选择。可是,国企为背景的俱乐部虽然可能会被认为是“抠门”,或者是“行动迟缓”,但至少运营相对是较为平稳的,大起大落的情况不算很多。譬如,鲁能20多年来的变化,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而且,从1999年开始所建立起来的鲁能足校,至今依然还在坚持,相比而言也还是培养出了不少球员,在现在的中超、中甲各队中,基本随处可见鲁能足校毕业的球员。而其他以私企为背景的各种足球学校,究竟还有多少?这一正一反,同样很能说明问题。

所以,这一次鲁能俱乐部换东家之后,下一步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势?至少现在还没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对当下整个中国足球行业来说,却未必是一个好消息。至于影响究竟如何?还是让时间来给出答案吧。

■ 越雷池 |

## 关于佩特的 假设



沈雷

伊利亚·佩特科维奇去世的消息,令我十分震惊。人生是一条漫长的告别之路,尤其人到中年,送别的频次便会越来越密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现实。

斯人已逝,关于佩特科维奇和

当年的申花却记忆犹新。佩特从南斯拉夫国家队主帅位置上直接接受了申花的邀约,甚至一度险些因为国内舆论反对而无法成行。这一风波反倒体现了他的价值,令申花对其寄以厚望。事实上,佩特科维奇带队的上赛季,配得上所有人送上赞誉——10胜2平1负,直到今天,这依然是申花队史上的最佳半程战绩。

不仅是成绩,佩特的性格令周边人颇为喜爱。比起前任彼得洛维奇的暴躁、拉扎罗尼的傲慢,佩特科维奇儒雅温和,他更像是一位学者。我一直以来,当年申花队的起伏,或许与佩特这样的性格也有不小的关系。后半赛季突然垮塌,其中有球队接连遭遇伤病潮、引援也以失败告终(巴亚诺可能会在“申花花货外援榜”上长期占据一席之地)的缘故,而从种种迹象看,当时的球队内部出现了某些问题,而佩特科维奇却无力处置——就在7月15日0比3不敌重庆力帆,第二循环开局1胜3

负时,这位塞尔维亚人曾在赛后发布会上委婉地表示:“现在我们队伍就好像得了一种病,如果能即时发现这个病症,就好治疗了。”

但整整三个月的联赛停摆期(为世界杯预赛让路)没有治愈申花的病,球队反倒像是病入膏肓。当时的舆论总会强调申花的“夏季综合征”,确实,这支球队时常会出现在夏季崩盘的局面,让人触目惊心的1比9(1997年对北京国安)与两次1比6(1994年对广州太阳神、1999年对辽宁)等惨案均发生于七八月间。但佩特科维奇的那支球队并非完全如此,别忘了,甲A重启已是10月25日,申花来了一波四连败(合并之前为六连败),这和夏季已经没有半毛钱关系。

究竟“内部病症”是什么,或许永远不可考了。佩特科维奇的这一年经历很难用悲或喜来简单总结——看看第一循环时的不可一世,你会觉得最终名列次席,是“丢失了一个冠军”;看

看第二循环开局的1胜7负、排名一度跌至第五位(事实上,直到最后一轮赛前还排名第四),你又会觉得靠着末战击败直接竞争者辽宁队夺得亚军,是一次伟大的“逆袭”。

12月16日的淫雨霏霏中,申花谢幕了。佩特科维奇专程跑向球迷看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这是儒雅的他难得的一次激动。全队在赛后留下了合影,这也是罕见的行为。申花的一个时代落幕了,仅仅三天后,俱乐部进行了资本重组,除了部分队员,大部分申花人都离开了。

历史不容假设。可我不禁会想,如果佩特科维奇早一些发现“病症”,率领申花更快走出那段低迷,日后的情景又会如何?也许在2002年初,有人就不会离开;也许“上海德比”就不会从第一场就激发出仇恨;也许有的冠军会被认可,也有人,不会走上歧路。

然而,这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 自说自画 |

## 克洛普英明



阿仁

● 利物浦夺得了2019-2020赛季英超冠军。这一刻,利物浦等待了30年。英超的复赛使利物浦的夺冠终于变得名正言顺。如果英超向疫情投降而取消重启,那么按照场平均得分利物浦也能获得冠军杯的,但是这样依照计算而得来的冠军未免太过乏味与窝囊了。这个冠军是真刀真枪打出来的。利物浦在31轮联赛中取得了28胜2平1负的佳绩,史无前例地提前七轮登上王者之位。利物浦球员、球迷都陷入疯狂的庆祝。主教练克洛普表示:“冠军献给肯尼·达格利什,献给杰拉德,献给利物浦的所有人,能为你们做这些,我太开心了!”他在说这番话时喜极而泣,掩面泪奔。克洛普带领球队在上个赛季拿下97分而屈居曼城队之下仅1分成为英超亚军。今年红军报仇雪耻了,他们夺冠一刻领先

等我百年之后,再上这台吧!



了死对头曼城有20多分。以上海人的讲法,这要摆脱对手有两条横马路了。真是解气。爽。

● 利物浦人在欢庆之余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主帅克洛普建立一座雕像。就连红军的传奇球员杰拉德也表示俱乐部应当这么做。克洛普在接受采访时对建立雕像的说法表示:“那些传奇人物都是在他们离开之后才有了他们的雕像。我可是还想再活三四十年呢。所以我对给我塑像建碑一点都不感兴趣,活着的时候肯定不会。大家不必把我与那些传奇人物相比较。”克洛普当了50岁。他觉得他还能活上几十年。建立塑像应该是伟人们的身后事。他还表示过他已经成为了一个传奇。他还表示过他不会长长久久地呆在利物浦,他还想在世界足坛上多转转。说得轻松愉快一点,听

到克洛普此言后,已经有神州球迷在互联网上挥舞旗帜欢迎他驾临中超了。哈哈。性子也够急的。

● 红魔曼联的传奇弗格森雕像八年前竖立于老特拉福德球场。弗格森创立了曼联有近20年的辉煌,由此英名不倒。欧洲的著名球星C罗、伊布也有雕像建树。但是伊布在出资哈马比球队被家乡球队马尔默的球迷认为是“叛徒”后,他的雕像被掀翻推倒了。神奇教练米卢在带国足冲进世界杯后也有雕像建立于沈阳五里河体育场的。后来这座雕像“失踪”有五年,最后才现身于沈阳的某森林公园中。篮球明星马布里也有雕像安放于京城五棵松体育馆。据称这座铜像已是“违章建筑”。事过境迁。不好说了。

省点事,省点争议。不立塑像,克洛普英明。

■ 严之有理 |

## 斯韦思林 与考比伦



严文学

因疫情,国际乒联日前作出了本来今年举行的第5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赛再次延期至明年初的决定。而釜山世乒赛的宣传口号“*One Table, One World*”还是有点眼熟。

国际乒联在十七年前已把世乒赛拆分在两个年度举行,每届世乒赛在逢单数年份举办单项比赛,即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五个

单项,在逢双数年份举办男女团体赛。本来今年在釜山争夺男团、女团的斯韦思林杯和考比伦的悬念要等到明年揭晓。

1926年,英国伦敦举行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世界乒联第一任主席英国人伊沃·蒙塔古的母亲斯韦思林捐赠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斯韦思林杯(Swathling Cup)作为男子团体的冠军杯。

蒙塔古曾在1952年访问中国,邀请中国加入国际乒联并参加1953年的第20届世乒赛,国际乒联是最早向中国敞开大门的国际体育组织。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束,中国还在朝鲜对抗着包括英国在内的所谓联合国军,因而,加入国际乒联这一国际体育组织显然具有较强的政治意义,抑或此事对中国乒乓球队产生着一种影响,此后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政治上有

着一种自觉和责任,上世纪60年代徐寅生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引发了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这篇讲话的热潮,上世纪70年代的“乒乓外交”为打开了中美关系紧关的大门起着助推作用。

首届世乒赛设五个单项比赛,没

设女子团体和女子双打比赛。女子双打是在两年后的第二届世乒赛增设,而女子团体则在1934年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八届世乒赛才增设,当时主办国的法国乒联主席马塞尔·考比伦捐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考比伦杯(M corbillon Cup)作为女团的冠军奖杯。

男子单打冠军杯圣勃莱德杯由英国乒协主席伍德科捐赠,以伦敦的圣勃莱德乒乓球俱乐部的命名;男子双打冠军杯伊朗杯由伊朗国王捐赠;女子单打冠军杯吉盖斯特杯由匈牙利乒协主席吉·盖斯特捐赠;女子双打冠军杯波普杯由国际乒联名誉秘书波普捐赠;男女混双冠军杯兹·赫杜塞克杯由捷克斯洛伐克乒协秘书兹·赫杜塞克捐赠。

同样,羽毛球的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杯名冠名的缘由也如世乒赛冠军杯的冠名。从今天来看,捐赠奖杯者似乎“一捐永益”,收益巨大,但在近一百年前,这些捐赠者可能不会预料到之后的乒乓球这个项目会如此普及并有这么大影响力,至少他们还是比较纯粹,当然,那时的体育绝没有像当下的资本无孔不入。

看第二循环开局的1胜7负、排名一度跌至第五位(事实上,直到最后一轮赛前还排名第四),你又会觉得靠着末战击败直接竞争者辽宁队夺得亚军,是一次伟大的“逆袭”。

12月16日的淫雨霏霏中,申花谢幕了。佩特科维奇专程跑向球迷看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这是儒雅的他难得的一次激动。全队在赛后留下了合影,这也是罕见的行为。申花的一个时代落幕了,仅仅三天后,俱乐部进行了资本重组,除了部分队员,大部分申花人都离开了。

历史不容假设。可我不禁会想,如果佩特科维奇早一些发现“病症”,率领申花更快走出那段低迷,日后的情景又会如何?也许在2002年初,有人就不会离开;也许“上海德比”就不会从第一场就激发出仇恨;也许有的冠军会被认可,也有人,不会走上歧路。

然而,这一切,尘归尘,土归土。

■ 老骥伏枥 |

## 关注鲁能的 股权变更



姬宇阳

昨天关于中国足球最热门的新闻,当然是国内传统强队山东鲁能俱乐部的股权变化。

按照当地媒体发布的新闻,根据协议,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将持有的足球俱乐部40%股权和乒乓球俱乐部40%股权无偿划转给济南文旅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文旅集团)持有,济南文旅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同时,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将足球、乒乓球队伍和各级青训队员的管理职责一并移交给济南文旅集团。两家俱乐部在五年内继续无偿使用目前正在使用的国内训练场地、青训基地、学校等资产设施。

同时,作为支持措施,鲁能集团有限公司5%股权无偿划转给济南文旅集团,国家电网公司巴西国家电网控股有限公司所属的巴西体育中心(海外青训基地)无偿划转给足球俱乐部。

据了解,股权划转协议签订后至俱乐部工商变更登记过渡期内,两家俱乐部仍由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通过俱乐部董事会履行管理职责。过渡期后,济南文旅集团将择优选用在俱乐部投资、运营方面富有经验的专业化人才,组建新的管理团队。

这一消息也显示了,山东鲁能巨变已经板上钉钉。

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一.球队和俱乐部名字,山东、鲁能、泰山三个元素是否保留?还是未来作为济南城市的俱乐部?中超即将进入中性命名时代,俱乐部球队接下去名字会如何选择?

二.以后俱乐部的投入是否维持现有水平?鲁能之前的投入虽然比不上烧钱新贵,但绝对不算低!接下来的投入规模值得关注,这也直接关系到,未来这支球队在中超的实力定位。

三.俱乐部股份制改革是好事,改得好,如虎添翼,改不好,容易变成未来的历史遗留问题。鲁能的这次股份改革会如何走向?也值得关注。